

向繼東

蕭洛霍夫 (Mikhail Sholokhov, 1905-1984) 是蘇聯著名作家，著有《被開墾的處女地》(Podnyataya tselina)、《一個人的遭遇》(Sudba tseloveka) 等，其代表作是長篇小說《靜靜的頓河》(Tikhii Don)，曾獲諾貝爾文學獎。他還是蘇聯經久不衰的當紅作家，連任過多屆蘇共中央委員，當過蘇聯作協理事會書記，兩次獲得列寧勳章。蕭洛霍夫家鄉維約申斯克還為他建了半身銅像。關於蕭洛霍夫和史達林的關係，一直是研究者感興趣的。著名俄羅斯文學專家藍英年先生說，在《靜靜的頓河》中，「蕭洛霍夫對紅軍過火行為的揭露、抨擊很合史達林的心意，對消滅托洛茨基餘黨有利」，所以「史達林救蕭洛霍夫」是「為加強自己的權利」。(《被現實撞碎！的生命之舟》花城出版社1999年8月一版，193頁) 1930年代，蕭洛霍夫怎樣在史達林的「大清洗」中死裏逃生，有藍先生的宏文說了，這裏不贅。我就說說《作家與領袖》(Pisatel i vozhd, 孫美齡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8月一版，以下引文只注明頁碼) 一書中蕭洛霍夫就蘇聯農業集體化和大清洗時期寫給史達林的那些信。

我們知道，20世紀二 年代末、三 年代初，正是蘇聯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的時候。由於集體農莊造成的損失，農業歉收，而糧食收集急劇擴大，再加上乾旱等原因，造成了空前的大饑荒。據統計，僅1932-1933年間，就有近700萬人被餓死。一位當時在烏克蘭工作的官員後來回憶說：「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們在饑餓中死去。我看到婦女和孩子們肚子浮腫，皮膚發青，儘管目光已失神無采，但他們還沒咽氣。到處是屍體、屍體，裹著破羊皮的死屍，腳上是骯髒的襪子，在農舍裏的死屍，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屍」(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克格勃全史》，第137頁) 當時，烏克蘭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即克格勃)執行的重要任務就是將饑餓中的烏克蘭同外界隔絕起來，不許往烏克蘭境內運糧食，烏克蘭人沒有特許也不准離開居住地。基輔的火車站被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武裝分隊把守著，沒有特別通行證的人統統被從火車上趕下來。中國歷史上有「大饑，人相食」的記錄。在那時的烏克蘭，食人也成了平常現象，因為刑法中沒有規定追究食人者責任的條款，所以食人者都被交到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關押著

蕭洛霍夫的家鄉頓河流域情況也一樣糟糕。從《作家與領袖》中，我讀到蕭洛霍夫1931-1933年寫給史達林的四封信，都是反映其家鄉維約申斯克區及北高加索等區農業集體化問題的。在1931年1月16日的信中，蕭洛霍夫說，「北高加索邊疆區一系列區的集體農莊出現了 分危急的情況，因此我認為有必要直接寫信給您」。(40頁) 牛是中國農民的寶貝，馬可是頓河流域農民的寶貝。接著，蕭洛霍夫如實報告說「紅色燈塔」集體農莊65匹馬死了12匹，49匹餓得爬不起來，可用的僅剩4匹；卡沙爾區一個集體農莊去年秋天還有180匹馬，如今只剩下67匹，死了113匹。而他的家鄉維約申斯克區死掉的牛馬已超過了1000匹。「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災難性的。這樣管理是不行的！」(41頁) 面對如此嚴重的災情，媒體卻不能真實地報

導，蕭洛霍夫幾乎憤怒了，指責「區報紙謙虛地一言不發」。

尤其是1933年4月4日，蕭洛霍夫寫給史達林一封近兩萬字的長信，如實反映了發在家鄉以及整個頓河流域因強力徵購農民糧食而造成的災難性後果：「維約申斯克區及北高加索邊疆區的其他許多地區，沒有完成糧食徵購任務，也沒有儲備籽種」。「集體農莊莊員們和個體農民們由於饑餓現在正瀕臨死亡；成年人和孩子們都浮腫，他們吃人所不能吃的一切東西，從橡樹的樹枝到樹皮以及沼澤地裏各種各樣的草根」。（46頁）這是怎樣造成的？「維約申斯克區沒有完成糧食徵購計畫，也沒有儲備籽種，不是因為富農暗中破壞得逞，也不是黨組織不能戰勝他們，而是邊疆區的領導們領導得不好」。（47頁）蕭洛霍夫把矛盾直接指向地方當局。

對地方官員們徵集糧食中的種種暴行，蕭洛霍夫毫不留情地向史達林報告說——「奧夫欽尼科夫 拍打著左輪槍的皮套宣佈下列指示：『要不惜任何代價拿到糧食！我們要施加壓力，讓它鮮血飛濺！不怕雞飛狗跳牆，要把糧食拿到手！』」後來，這位區領導「命令沒收全區所有！農戶的全部糧食，其中包括勞動預支的百分之五的糧食」，給集體農莊莊員一律「不留一針一線」。「在全區以極大的熱情推行『不怕雞飛狗跳牆』的作法，『不惜任何代價』徵集糧食 半夜裏把集體農莊莊員一個一個提到征糧協動委員會，一開始是審訊，威脅說要動刑，爾後就真的動起刑來：在手指中間夾上鉛筆，搗傷手指的筋骨，爾後又在脖子上套上繩子，拖到頓河上，塞到冰窟窿裏」。「在格拉切夫集體農莊，區委會特派員在審訊時，把集體農莊女莊員們用繩索套著脖子，吊在天棚上，對勒得半死的人繼續審訊，然後用皮帶拖向河邊，半路上不斷的用腳踢，讓她們跪在冰上，繼續審訊」。（55-56頁）「大部分採取恐怖手段的共產黨員們，在動用鎮壓方法時喪失了分寸感」。在這封信中，蕭洛霍夫還列舉了地方官員們對集體農莊莊員和個體農民大規模拷打的種種暴行——有把農民關進倉房或柴棚的；有在夜間把女莊員運出村外兩三公里，然後在雪地裏扒光了衣服的；有強令婦女夜間陪宿的；有讓人坐在燒得滾燙的火坑上拷問的；還有往女莊員們的腳下和裙子上倒汽油，點著火審問的；還有把一個女莊員扔進坑裏，埋上半截，審問「糧食藏哪里去了」的；還有強迫一個體農民開槍自殺的（這個農民不知槍膛裏沒有子彈）；！還有被拖出假槍斃的 真「像在中世紀一樣，對人進行刑訊拷打」（60頁）。

蕭洛霍夫列舉了維約申斯克鎮一組有力的數字：全鎮有農戶13813戶，總人口52069人；而被政治保衛局、民警、村蘇維埃逮捕關押的人數達3128人，其中判處死刑52人，受到人民法庭審查或根據政治保衛局人員命令受審查的2300人；開除出集體農莊的農戶1947戶，罰款沒收糧食和牲口的3350戶，趕出家門的1090戶。蕭洛霍夫說，地方官員們「曾經正式地和 分嚴厲地禁止其他農莊莊員讓被趕出家園的人進屋過夜，或者是暖暖身子。被趕出家園的人，只能在柴棚子裏、在地窖裏、在街上和在菜園子裏生活。居民們被事先告知，誰要收容被驅逐的人家，他自己全家也將被逐出戶外。有的僅僅是因為某個集體農莊莊員被受凍孩子的哭聲所打動，讓被逐的鄰居進屋暖暖身子，他本人就被趕出了家門。這1090家農戶，在攝氏零下20度的冰天雪地裏，整日整夜地在街上生活。白天像影子一樣，緊靠著自己被上了鎖的房子。夜裏為了躲避寒冷，就在柴棚裏、在用來堆放穀糠的棚子裏，找個藏身之處。但是根據邊疆區委會制定的法律，他們也是不能在這裏過夜的！村蘇維埃主席們和黨支部書記們派出巡邏隊，巡視柴棚，把從住屋趕出的集體農莊莊員轟到街上來。我看到這樣一幕，那場景我至死也不會忘記：

在列別亞什集體農莊的沃洛霍夫村，夜裏冷風怒吼，冰天凍地，連狗都因為怕冷而躲藏起來，被趕出家門的農戶，在偏僻的街道上，燃起火堆，坐在火旁。把孩子用破爛的衣

服裹了又裹，放在被火烤化的土地上」（62頁）讀到這樣的文字，任何一個鐵石心腸的人恐怕都會雙眼發澀。

史達林讀了蕭洛霍夫的信，給他發過兩份電報，寫了一封信。信是1933年5月6日寫的。史達林信說，「正如您所知道的，您的兩封信都收到了。為了審理案件，什基裏亞托夫將前往你處，前往維約申斯克區，我請您對他給予協助。情況確實如此。」我想，儘管當時蘇聯是實行消息封鎖的——並且封鎖得很成功（連東方的魯迅先生也被騙了，寫了《我們不再受騙了》，為蘇聯做了全面的辯護），但史達林決不會是讀了蕭洛霍夫的信才知道這真相的。當時史達林傾全力在追求國家工業化，他是鐵了心讓農民做鋪路石的。於是，他筆鋒一轉說，「但這並不是全部，蕭洛霍夫同志。因為您的信給人的印象多少有些片面。對此我想給您寫幾句話。有時我們的工作人員想要摧毀敵人，無意地打到朋友身上，甚至滑到暴虐的境地。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見。您看到了一個方面，看得並不壞。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為了不在政治上犯錯誤（您的信件不是散文，而是清一色的政治），應該學會看到另外一個方面。而另一個方面恰恰是你們區的（也不只是你們區的）尊敬的莊稼人，在『耍滑頭』（暗中破壞！），他們並不反對讓工人、紅軍沒有糧食吃。這一暗中破壞活動是和平的，從外表上看，無可指責（不流血），但這一事實並不能改變：尊敬的莊稼漢們在實質上是向蘇維埃政權宣佈了『和平的』戰爭。以饑餓宣戰。當然，這一情況無論如何也不能替您所敘述的我們的工作者所犯的種種不法行為來辯護。對這些不法行為負有罪責的人，應當受到應有的懲處。但有一點卻像青天白日一樣清楚，尊敬的莊稼漢們並非是從遠處看可能給人造成這種印象的天真無邪的人」（38-39頁）細讀史達林的信，就清楚地意識到史達林儘管承諾要「懲處」「負有罪責的人」，但他並不同意蕭洛霍夫對農業集體化問題的描述，並批評蕭洛霍夫的信「是清一色的政治」。至於史達林為何不遷怒於蕭洛霍夫，恐怕欣賞蕭洛霍夫「具有巨大的藝術才華」（史達林語）以及蕭氏本人在國內外的影響也是原因之一。

現在看得很清楚了，史達林的寶座，其實是用千百萬無辜者的血祭奠的。號稱「消滅了富農」的農業集體化後，史達林又在全蘇開展大清洗。在大清洗中被害的，絕不僅止於過去的黨內反對派或同反對派有牽連的人。當時的史達林們認為，「一切殘酷都是建立新社會和同反革命鬥爭的需要」。（《克格勃全史》152頁）因此，對大清洗表示懷疑、不願積極跟著跑的許多幹部，敢於堅持原則、不願人云亦云的許多黨員都遭了殃；而別有用心的和有野心的人，或告密，或誹謗，或趁機報復，剪除比自己強的競爭對手，以致幹出種種罪惡滔天的勾當。今天我們從《克格勃全史》、《史達林秘聞》、《我這代人的見證》以及《古拉格群島》等書中也可略知一二。據統計，僅1935-1940年就有1700萬人被捕，其中700萬人被處決或死在勞改營裏。

蕭洛霍夫的家鄉頓河流域也不例外，不少人被關進內部監獄，遭受種種折磨。連受到史達林賞識的蕭洛霍夫也被列入逮捕的對象，大肆抓捕蕭氏的親友，刑訊逼供，以獲取有用的材料，證明「蕭洛霍夫是富農作家，是反革命的哥薩克的思想家」。同時，當局還向史達林寫信告「陰狀」，說「蕭洛霍夫至今沒有交出《靜靜的頓河》第四部，也沒有交出《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二部」。他的「《靜靜的頓河》第四部300頁打字稿，韃靼村遭破壞，達麗亞和娜塔莉亞死了，整個300頁貫穿著破敗的和某種無望的總基調，葛利高里·麥列霍夫的愛國主義激情（反對英國人）和對將軍們的憤怒，在這種灰暗的基調下喪失殆盡，所有這一切造成的印象是叫人難以消受的」。「直截了當的問他，你是否想到，區裏的敵人就在你的周圍活動，你不寫書，有利於這些敵人？現在你不寫，也就是說，敵人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自己的



目的！蕭洛霍夫臉色變得蒼白」（82-84頁）維約申斯克區黨委書記魯哥沃依（Lugovoy）後來在回憶錄中也這樣說，「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和偵查機關圍繞他（蕭洛霍夫）進行了敵視他的間諜活動。說內務人民委員部用槍口對著被他們逮捕的人，挖掘假材料，證明他，蕭洛霍夫是人民的敵人」。在這危急的關頭，蕭洛霍夫毅然挺出來，一面為自己辯誣，一面把當局的種種非法行徑向史達林反映。他在1937年6月至1938年5月！這一年時間裏，給史達林寫了六封信，如實反映了發生在身邊的「大清洗」。1938年2月16日，蕭洛霍夫致信史達林說--維約申斯克區人民委員會征糧特派員「克拉秀科夫經米列羅沃被送往羅斯托夫，關進內務人民委員部辦事處的內部監獄，1936年11月23日被捕，11月25日開始審訊。第一次審訊連續進行4晝夜。」（109頁）在96小時的審訊裏，只讓他吃過兩次飯，可一分鐘也沒讓他睡。偵訊員向他問了些什麼呢？「讓他供出托洛茨基分子斯拉勃欽科，供出柯列什科夫，讓他招供他所從事的反革命活動。從1937年1月起，開始審問關於我、關於魯哥沃依（維約申斯克區黨委書記）和洛加喬夫（維約申斯克區執委會主席）的情況」。「在偵訊員的辦公室裏，一審就是連續三晝夜、四晝夜、五晝夜。偵訊員異口同聲地說，魯哥沃依和洛加喬夫已經被逮捕，他們已經招供，偵訊員用槍斃威脅他，折磨他不許睡覺。他們沒有獲得令他們滿意的供詞，於是就在1937年3月17日將他投入單人特囚室。」「他在單人特囚室裏過了22個晝夜。精疲力竭的、備受折磨的、勉強站著的他，被架進偵訊室。又重新連續三晝夜、四晝夜地受審訊。4月25日偵訊處處長奧西寧大尉提審。他有！過一次簡短的談話：『你不開口？不提供證詞？畜牲！你的朋友們都在押，蕭洛霍夫也在押。再不開口，我們就把你折磨死，把你像一堆爛骨頭扔進死屍堆！』」審訊他時又不讓他坐。開始他還能勉強站著，「後來就攤在地上，再怎麼踢他、踹他，他也站不起來了」。當偵訊員確信從克拉秀科夫口中無法得到他們想要的供詞時，就把他送進羅斯托夫監獄。9月，又把他送到米列羅沃監獄。克拉秀科夫「如果不是及時被召喚到莫斯科，他很可能就死在米列羅沃監獄了。」（109-111頁）

維約申斯克區黨委書記「魯哥沃依從被逮捕開始，就被單獨關押。審訊他的是偵訊員康得拉吉耶夫、格裏哥裏耶夫和瑪爾科維奇。折磨犯人的方法是一樣的，只是小有不同。同樣是連續幾晝夜的審訊，讓他坐在一個高高的凳子上，使他雙腳夠不著地，強迫他坐46個小時，不准站起來」。還「往他臉上吐唾沫，往臉上扔煙頭」。讓「他不得不睡在水泥地上」，「進單人特囚室」。有一次，一個偵訊員半夜裏來到牢房對他說：「反正你不能永遠不開口！我們強迫你招供！你在我們手裏。黨中央批准了逮捕你的命令嗎？批准了，也就是說，黨中央知道你是敵人，而對敵人我們是不會客氣的，你不開口，不供出自己的同夥，我們就打斷你的雙手。雙手長好了，我們再打斷你的雙腿。腿再長好了，我們就打斷你的肋骨。讓你尿血、拉血！你會滿身鮮血地爬到我的腳下，求我恩典，求我讓你死。那個時候，我們再打死你！然後寫個報告，說你斷氣了，把你扔進土坑。」（111-112頁）

維約申斯克區執委會主席「洛加喬夫同樣經受了這一切。侮辱他，踐踏他的人格，罵他，打他。連續八晝夜審訊，然後又把他放進單人特囚室七晝夜」。後來，「他從單人特囚室不是被架出來的，而是抬出來的。他的左腳殘廢了。審訊了四晝夜。在單人牢房躺了三小時，接著又抬去連續審訊了五晝夜。他不能坐，不停地從椅子上摔下來，他請求沃洛申偵訊員允許他半躺在地板的條布上，可是沃洛申不准他躺在那裏。

他在地面上睡了將近一個小時，又被弄起來，重又拷問了他四晝夜，對他進行誘供。馬爾科維奇偵訊員對他高聲喊：『你為什麼不談蕭洛霍夫？他也在我們這裏關押著，死死地關押著，反革命的筆桿子，你還掩護他！』還打他的嘴巴」。在第四個晝夜上，洛加喬夫終於簽署了

偵訊員為他編造的並向他宣讀的東西。洛加喬夫說：「到了這步田地，準確地說，把我弄到了這步田地，即使讓我簽字說我當過羅馬教皇，我也會簽字，我的想法只有一個：快點死。」（109-113頁）

蕭洛霍夫這六封信，其中1937年6月19日、10月5日、10月7日三封是請求緊急會見史達林的。史達林雖然1937年9月25日、10月7日兩次會見了他，但在維約申斯克區並沒有停止對蕭洛霍夫的迫害。1938年2月16日蕭洛霍夫這封一萬多字的長信，我們讀來可以說是「暗無天日」「觸目驚心」「毛骨悚然」！史達林讀了，只是隨手寫上「交葉若夫同志」。「葉若夫」何許人也？葉若夫（1895-1940）1935年2月任聯共（布）黨監察委員會主席，自1936年9月起接替亞戈達，同時掌管內務人民委員部，成了第一個俄羅斯族克格勃頭目。他上任即開始大清洗，被西方稱之為「葉若夫恐怖」時期。隨著蘇聯檔案的解密，現在已經知道葉若夫就是企圖迫害蕭洛霍夫的人之一，只是礙於史達林和蕭的關係，不好明目張膽地下手。1938年10月31日，史達林在接見維約申斯克人時問當地的內務部人員科甘，是否有人向他佈置了誹謗蕭洛霍夫的任務。科甘回答說，他是從格裏哥裏耶夫那裏接過這項任務的，並說關於這項任務，他同葉若夫進行過協調，但葉若夫當場連連否認，說他對此一無所知。至此，蕭洛霍夫才算逃過一劫，免死於大清洗中。

文章寫到這裏，還應交代一句。關於蕭洛霍夫這個人物，對其作品及其人，在整個蘇聯歷史上的地位及其影響究竟作何評價，好像還沒有定論。如對《被開墾的處女地》，有人說是歌頌蘇聯農業集體化的；有人說它絕非讚歌，而是人類歷史上一次「人禍」的真實記錄。但不管怎麼看，蕭洛霍夫上世紀30年代在蘇聯作為一個作家、作為一個有社會良知的角色，我以為是應該肯定的。至於他40年代以後與權勢媾合，對「持不同政見」作家，如帕斯捷爾納克（Pasternak）、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等人的態度，就不是這篇文章要說的了。

向繼東，供職於長沙市湘聲報社。